

· 论著 ·

再议“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

朱旭，纪立金

(福建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福州 350122)

摘要：《黄帝内经》博大精深，然而由于理解探究的角度不同，后世医家对其部分的内容剖析和理解也存在争议，比如《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十二官和十一官的不对应，大部分医者认为是遗漏所致，甚至不予重视，但此处不对等核心在脾胃二者，或许有强调脾胃合一且为一身核心的意义，那么以此为切入点可挖掘出部分《黄帝内经》有关脾胃的内涵。文章从发生学视角再次认识《素问·灵兰秘典论》中“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共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数算和位置关系再认识脾胃合论；第二部分，探讨脾胃合称仓廪之官的意义；第三部分，探析“五味”的内涵及“五味”由脾胃合出的意义。

关键词：脾胃；仓廪；五味；黄帝内经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No.81373528)

**Discussion on ‘the spleen and stomach are the officials of the granary,
what is the five flavours out of the way’**

ZHU Xu, JI Li-ji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350122, China)

Abstract: *Huangdi Neijing*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understanding and inquiry, later generations of physicians also have disputes about the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some of its contents. For example,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twelve and eleven sense organs in *Suwen · Linglan Midian Lun* is considered by most physicians. It is caused by omissions, and even not taken seriously, but the core of disequilibrium here is the spleen and stomach. Perhaps it has the meaning of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pleen and the stomach and the core of one body. Then use this as an entry point to dig out part of the *Huangdi Neijing* about the spleen and stomach connotation. In this paper, from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logeny, we will again understand the ‘spleen and stomach, granary officials, five flavors out of the way’.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o understand the theory of spleen and stomach by the relation of counting and position, the second part is t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the official of the storehouse of spleen and stomach, the third part is to discuss the meaning of the official of the storehouse of the spleen and stomach, the third par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five flavor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five flavors’ coming from spleen and stomach.

Key words: Spleen and stomach; Granary; Five flavors; *Huangdi Neijing*

Funding: General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81373528)

“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此句出自王冰校注传世之《素问·灵兰秘典论》，原文中记述十二脏腑，并以比附的方式将十二脏腑与古代官职相类比，是为房玄龄《晋书》“枝条顺气，转相比附”。下文进行相关论述。

关于脾胃合论

《素问·灵兰秘典论》影响深远，然此章争议亦有之，首当其冲是：“所谓十二官，唯独脾胃合论”。

王熙婷等^[1]以为，《素问·灵兰秘典论》将脾胃统称为“仓廪之官”的认识与《素问·刺法论》所述“脾为谏议之官”并不相符。《中藏经》称脾为“谏议之官”，《千金要方》称脾为“谏议大夫”，可见此处脾胃合论并不妥，考虑自王冰以前《黄帝内经》（下文简称《内经》）一书难堪章法，为其整理而传后世，此处应为其遗漏、脱字甚至为错误所述。

然笔者以为不妥，《淮南子·修务训》曰：“世俗

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内经》其书,虽托“黄帝”名,然绝非一人一时一地之言,可谓为古代先贤集大成之论文集,而至于《刺法论》其篇,在王冰次注《素问》时是有目却无文的,宋朝刘温舒的《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却将该篇列为《素问遗篇》陈列于后,可见其乃无中生有,为至少唐宋时伪作,故此《刺法论》对《灵兰秘典论》脾胃之比附无绝对参考意义,而前人《中藏经》《千金要方》等书,本不在一个系统,更无比较意义。脾胃或单独脾或胃之比附,《素问·灵兰秘典论》中“仓廩之官”在《内经》系统中是有且仅有的。《素问·灵兰秘典论》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早已不可考,于此唯有探悉其所述含义是否合理是为正途。笔者归纳了两点,详述如下。

1. 数算意义 数字对于古代哲学意义重大,数算理论影响着《内经》脾胃理论的建构以及临床应用,如《素问·金匱真言论》言:“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其数五”等,而于此经文之中最相关的数字为“十一”与“十二”(共十二藏,脾胃二者合称则为十一官),还有“五味”的“五”。先论“十”,《说文解字·卷三》描述:“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凡十之属皆从十。是执切”。那么所谓“十”就是东南西北中央皆备。我们人生存在一个三维空间,那么具备“十”所象征的意义就在于前后左右和中心点的完整性,然而这样的画面上下是缺乏的,无法达到一个三维空间的完满;再论“一、二”,既是“十一”“十二”去“十”所余之数,原本的十二藏合为了十一官,但真正发生整合的是脾胃,即二者的合“二”为“一”,那么“二”与“一”都是脾胃相关之数。二者的意义有如下两点:其一,象征了脾胃合一为枢纽却又沟通上与下的特征^[2],其二,笔者以为依照《易·系辞》所述:“天一地二”。“二”为偶数,古人称为阴,“一”为奇数,阳代其称,且二者为根源之数,可以认为是脾胃借“一、二”比附天地。归结而言,脾胃二者借“一、二”拥有了天地上下象征意义,是为《内经》“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结合“十”的前后左右中心完备的象征意义,以脾胃为中心点的三维藏象就以“十、一、二”的比附描绘了出来;最后议“五”,《说文解字》云:“五,阴阳在天地之间交午也”,是为天地阴阳之气纵横交错之意,意指脾胃居于中,所御之气,带有阴阳交感职能,循环

交错,可灌养周身,是为生生不息。于是一整个动态时空观便构建起来,符合中医天人合一理念。可见从数算关系看十二藏合十一并非毫无意义。

2. 位置关系 在论位置问题时,可先论后句“主明则下安”。笔者以为,此句之“主”并非指心,唐代元结《贫妇词》述:“何时见府主,长跪向之啼”。“主”不可皆言“君主”,首脑、领导者也可称“主”,如若指心,应以“君”以指代为妥,否则恐有含糊之嫌。故而此“主”乃指代全体十二藏,各位“官”也。十二藏各有思司,缺一不可,难分贵贱,非独心也,正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再看“明”,《史记》述:“明法度,定律令”。它有明确、明辩之意,单指神明、通明,实乃为前“主”误解为心而致之歪导。那么“下”便很好理解,乃十二藏于机体所管辖之物,否则即会出现《左传·昭公十八年》所述“下陵上替”之事。

大多数医家其实进入了一个逻辑误区,认为《素问·灵兰秘典论》乃述十二藏的绝对从属关系,前者凌驾于后者,心大于肺,肺大于肝,诸如此类,所以十二藏是从前向后逐次递减的排列。然笔者以为,十二藏比附官职,应是对应机体而言的比附,如心掌神明,如同天子,似乎掌握了一种神奇的力量;肺掌“治节”,调节各方气机脉络,如同良相一般,把机体调理得井井有条。《素问·灵兰秘典论》主要言及的是十二者于机体的功用。他们之间从功能上讲有一定的剥离性,各有所主,并非层层递进的,否则心为君主,何需胆妄决断?后句经文“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亦可佐证。后世医家多数认为是心掌神明之功受损,而至十二官危,然去心乃余十一官,何来十二官危?逻辑不搭。故而笔者以为,此“主明则下安”之“主”当指全体十二官,亦合十二官不分贵贱之“不得相失”。

解释完“主”的问题,那么从各司其职的角度,此十二者各个的排列都必然有其意义,绝非独尊心首,然后其他胡乱摆放。那么脾胃为何居中呢?脾与胃皆属土,脾胃思想和重土思想对《内经》的形成意义重大,《素问·太阴阳明论》述:“脾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素问·玉机真脏论》曰:“五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从化生角度,在十二官中,脾胃合称,恰居于正中位置,完全符合脾胃“居中央,灌四旁”功能,若将二者拆分为第六和第七位,十二藏则成无根之物,故而脾胃合称以位置角度也有其合理性。

关于“仓廩”

有持应脾胃分论的学者^[4]认为,脾胃合称“仓廩”不可,如《荀子》中“仓廩”一词,杨京的注本注解为:“谷藏曰仓,米藏曰廩”,将“仓”与“廩”分论。脾者为脏,藏精气而不泄,水谷之物应由胃为受纳,和脾无关。故而胃才堪得仓廩之官,至于脾,反倒谏议之官更为合理,正如《类经》注解:“脾藏意,神志未定,意能通之,故为谏议之官”。

然细思此类学者之言论,反倒恐有随文衍义之嫌。首先,上文已论,脾胃官职之比附,在《内经》中,唯有“仓廩之官”一种,以它书比较不够严谨。第二,言及“仓廩”本身,所谓“取象比类”,绝不可单纯取象而舍比类。在笔者看来,“仓廩”“谷”“米”虽为指代,却极为巧妙。单论二者对应的比附,为“谷屯于仓,米积于廩”,戛然而止是不够的,它们之间真正的内涵应在于“谷”“米”二者所蕴含的“化生”衍变关系上的比附,而此间内涵恰是脾胃的真实写照。《说文解字》有述:“仓者,谷藏也”、“廩,赐谷也”。谷为割稻之后初加工产物,指代胃受纳之食物,米为谷加工后之精粮,指代脾从胃所化之精微物质所提炼的脾气,是为《素问·经脉别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二者为同一个系统,不可分割,“米”者,无有“谷”何来?“谷”者,不化“米”何用?所以脾胃合称“仓廩之官”有其意义。

关于“五味”

五味,绝大多数医家认为它来源于五行的配属,是一一对应五脏而产生的,但是《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的“先”不好解释。有“先”则必有“后”,若酸再入心,五行-五脏-五味的一一对应则难以成立,王玉川先生^[5]的归纳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他认为五味和五脏不是简单的五行对应,任何一味都不止作用于一个脏^[6],那么甘和脾、酸和肝等的绝对对应就不成立。笔者以为,韩东升等^[7]的见解有一定的意义,他认为五味就是5种食物的代称,笔者在其基础上延展,窃以为五味实

为水谷精微的另一角度属性划分,如酸具收涩,咸具润下,它于脏腑没有绝对性,至少可能不是来源于五行体系,更不是单纯的一脏一味,它们的结合点在于“同气相求”上,是以整体为媒介的调控。且上文论数算关系时,已叙述“五”带有循环交错之意,是有“动”的属性的,然后经由机体共同协作转化为一身之各种精气,是为《鹖冠子·泰录》“味者,气之父母也”。所以,五味是水谷精微之气的分门别类,共为精气的源头,胃得以脾之化生,然后经由其他脏腑共同协调,方可成之,脾与胃,二者缺一不可^[8],也是为《素问·经脉别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脾为胃行其津液”的写照,如是,仓廩之官才可行五味出焉之功,化为一身之精游走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小结

《素问·灵兰秘典论》其实描绘的是一个动态的时空藏象,蕴含了古代先贤博大的哲学内涵,包括比附、数算、方位等。《内经》其书,非一人一时一地之言,脾胃从化生角度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合为仓廩之官,五味也就是一身之精,才有所化生,可奉生身。

参考文献

- [1] 王熙婷,王伯庆.脾胃官职“谏议之官”“仓廩之官”比附探微.实用中医内科杂志,2017,31(4):74-76
- [2] 杨丹.论同气相求与《黄帝内经》“阴阳交感”思想的关系.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10):4592-4594
- [3] 贺娟.论“三生万物”及其在《黄帝内经》理论中的应用.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11):5030-5033
- [4] 陈志勇,邓肿.从《内经》十二官谈中医重脾胃思想.内蒙古中医药,2016,35(1):141-142
- [5] 王玉川.运气探秘.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121-125
- [6] 汤尔群,黄玉燕.《黄帝内经》五味初探.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19(2):117-118
- [7] 韩东升,迟洋,王小平.再议“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42(1):15-18
- [8] 李斌,纪立金,闵寅,等.从《黄帝内经》的思维方法探讨“气”和能量的相关性.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11):5033-5036

(收稿日期:2019年7月8日)